

珍贵的年代记忆(下)

珍珍的故事

山顶上的桦树，五月底、六月初才抽芽，细细的箭竹笋从青苔下钻出来。但五一棚的春天已结束。我每天上山找熊猫，四周的森林在雨中翡翠碧绿。野樱的花瓣飘在风中，像迟到的雪花。野花并不显眼，延龄草(trillium)、点地梅(Androsace)、鹿蹄草(pyrola)等，一片旺盛生机中，尽是含蓄的白色。角雉(tragopan)已孵出雏鸟，咯咯叫的鸟妈妈领着一个毛茸茸的小球儿在竹丛中穿梭。山径旁不时有缀满极漂亮黄、褐、绿斑点的毒蛇菜花烙铁头(Trimeresurus)出没；还有中国人称为石龙子的蜥蜴(skink)急急跑过。

五月二十七日。我整天沿着山坡边上走，踩在海绵一般的地上，没有脚步声。我的接收器调到一九四，珍珍的频道。信号大声而持续，我估计她就在附近的竹丛里。我试着看透竹林，但只看见青苔密布的岩石、树干和中间的迷离阴影。我坐在一小块空地上等待。云垂在谷中动也不动，铁杉树枝浸透雨水、沉沉下坠，连静止的空气都弥漫着悲伤。几分钟过去了。我试着想象熊猫在竹林深处的生活，总在竹叶密密围成的圆拱之下，云雾之外。竹茎碰一下，就是一阵骤雨；熊猫如果有主题曲，一定是那首《雨滴不断打在我头上》(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山下传来的声音忽然改变了林子的气氛——折断竹笋的咔嚓声，接着是剥壳的窸窣声、嘶嘶声，最后是珍珍大嚼笋心的响亮声音。她进食已好几分钟了。熊猫的嗅觉很敏锐，她是否会察觉我的存在，瞬间消失呢？可不是，她悄无声息地转往山顶。我先以为她已溜走，然后又欣喜欲狂地发现，她坐在一道薄薄的竹幕后。她侧身用前掌的钩爪把竹笋扳过来，利落地在基部将它折断。然后坐正，斜捧着笋，

咬住笋壳，嘴往旁边拉，前爪一边转、一边往下扯，就把笋壳剥了下来，往旁边一丢。她先咬几口，笋心放在嘴角，像高速削铅笔机似的，一会儿就愈变愈短，不见了。她四下张望，又看见一根笋：从剥壳到咀嚼，一分钟不到又吃完了。接着第三根，她的动作冷静而井然有序，跟周遭环境和谐一致，但又非常流畅迅速，好像时间不多似的。

我看着她吃，对她的敏捷留下深刻的印象，前掌与嘴巴配合得天衣无缝，不浪费一个动作。演化使熊猫充分适应以竹子为食的生活。它们有第六根手指，一根强劲有力的加长腕骨，亦即桡侧籽骨，具有大拇指的作用，处理竹笋或竹茎都极为理想，直径仅零点几英寸的箭竹也难不倒它。食指与“伪拇指”的肉垫上有个不长毛的凹槽，竹茎就用这部位钳住。熊猫典型肉食动物的齿列，已调整到适合压碎与研磨坚硬的食物；不只臼齿，连部分前臼齿也是又宽又平坦。头颅超平寻常地宽阔，头盖骨上有一块突出的骨头，支撑有力的下颚肌肉。熊猫是演化上的大成功，但成为食竹专家，也减少了它在其他方面的选择。乍看之下，无须做选择或许使它比大多数动物更自由，但演化也剥夺了它的创新性，把它囚禁在生态环境上的一个定点，无法改变。珍珍术业有专攻，固然使我赞叹不止，但我也为整个熊猫物种的悲剧历史和她的无助而感慨。她已落入无情命运的掌握。

珍珍抬起鼻子，似乎在品尝空气，显然她已发现了我。她灵活地站起身，绕过竹荫，走到一条通往我所在空地的小径上。她又羞怯又勇敢地走向前。黑色的腿隐入暗影中，带来一种幻觉，像一盏明晃晃的灯笼飘向我。她走到距我三十五英尺的地方，停步，头点了几下，发出警觉的鼓鼻声，她的不安与我的不安形成一种共鸣。我在她脸上找寻下一步行动的预兆，可是

的口吻回答道：“大知识分子哟！”

在李普眼中,那时的刘伯承与邓小平“亲密无间,合作得很好”,在刘邓部队中,如果有命令传下,大家往住说,这是“刘邓”的意见,并不区分是刘还是邓。“其实他们负担的任务不一样,但在下面的人看来,他们是一个人。”在李普的观察中,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像他们这样合作得很好的不多”。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司令员似乎更严厉、更粗放,而政治委员则更细致、更严谨,但在李普眼中,他们两个恰恰相反。“刘伯承很细致,很谨慎,而邓小平话不多,显得更厉害些。”解放后,随着各自岗位的变化,李普在南京和北京很少有机会再见到刘帅。“我也是采访完了就算了,没有一直追踪他,这是我作为记者很后悔的一件事。”90多岁的李普沉默良久,缓缓地说。

刘伯承的机智,也是后来很多人在回忆中提及的一点。在进军大西南的行军途中,邓小平的大儿子要求父亲给他起个名字,因为到了西南就该上学了。邓小平让小名“胖胖”的儿子找刘伯承帮忙,刘伯承说,胖,朴方,朴实方正,于是有了邓朴方这个名字。当年共产国际驻华军事代表李德在中国时由组织介绍了一个中国妻子萧月华,婚礼由刘伯承主持。婚礼上,李德说,自己来中国工作,还没有一个中文名字(注:李德是音译名)。刘伯承反应很快,马上说:“你娶了萧月华,就叫‘华夫’吧!”李德似乎很喜欢这个名字,以这个名字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几十年后,萧月华老人跟刘蒙提及此事,还乐不可支。

刘伯承的军事才能,为许多人所称道,也赢得了诸如“当代孙武”“军神”的赞誉。在曾经对手,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日本人那里,他也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蒋介石说,“论战术之奇,刘伯承数中国军界一绝”,“智计过人,不愧是军事家”。白崇禧则称他为“共军第一号悍匪”,深受刘伯承之苦的国民党第一一九旅旅长刘广信自嘲又沮丧地说:“与其说我们是受顾祝同、白崇禧指挥,不如说是受刘伯承指挥。”而刘伯承率领的一二九师,被日军视为太行山上“神秘而又可怕对手”。1938年,刘伯承指挥的“神头岭伏击战”,被日本人又恨又怕地形容为“支那一流的游击战术”。

她面无表情,没有热情或温顺。这头熊猫并不引起亲切感,只给人一种像冷杉或山峦般的永恒感,自成一个整体,句点。

珍珍不擅长自我表达,她内心的情绪都不形于色。她已经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我不知道她接下来要干什么。她专心朝我方向望了一会儿,就退回竹林边缘,靠着竹茎坐下,发出不安的低吼,这么大的动物发出这么软弱畏怯的声音,实在奇怪。她半坐半卧,前掌放在圆滚滚的肚皮上,好像在沉思,有佛陀的神韵。她的吼声逐渐变得低柔,头垂到胸前。从她身体有节奏的起伏,可知她已泰然自若地睡着了。

虽然珍珍刚吃饱,陷入消化的昏睡状态很正常,但我完全没想到,她会在我面前入睡。那颗硬邦邦的阔脑袋里,究竟抱着什么样的直觉和推理?熊猫对世界有其看法,我也有我的看法。熊猫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遇见猩猩或老虎,我可以借着它们表露的情绪,把我和它们的关系做一定位,因为好奇、友善、厌烦、不安、愤怒、害怕都会经由脸孔和身体传达。而珍珍和我纵使近在咫尺,却又似远隔天涯。她的情绪无法看透,她的行为令人不解。智慧的洞察力可以使感情经验变得更丰富。可是在珍珍面前,我极可能落得入宝山空手而还。我要了解她,唯有把自己也变成一头熊猫,忘了我自己,全神贯注在她身上许多年,直到获得全新的观照为止。但我很少遇见珍珍和她的同类,虽然我对这类生物能获得一点科学研究的心得,却掌握不住她的存在。我甚至不知该从何着手。熊猫是答案,但问题是什么?

珍珍不久就醒了,也不看我一眼,毫不犹豫就往山上爬,忽然没入阴影中,消失得跟来时一样快。我仍坐着,不愿惊动她,不论她在何处,希望能使这一刻更持久。雨水在叶间低语,树顶传来一阵遥远的浪涛声。我在这块空地上待了多久?时间不止一种计量方法。我完全受珍珍吸引,脱离了过去与

七、伯伦的文章充满敌意

又一个冬天。农历新年过后,李茗沁来到荷兰,他发现自己每一次来荷兰,首先想见的人是克拉克娜,他冷静下来检点自己,在克拉克娜身上花费的时间似乎太多了,这样想着,觉得对琳娜李有些内疚,毕竟琳娜李首先把我引进这个古董圈子。这一次来荷兰,他刻意不见克拉克娜,而是频繁地与琳娜李见面,请她吃饭,逛逛公园,跟她商量,说自己要找一个叫蓬皮杜的古董商,这个人可能参与中国文物走私。琳娜李说,阿姆斯特丹这么大,怎么找啊?李茗沁说,他是个古董商,当然在古董圈里找,想办法把阿姆斯特丹所有的古董街,大小大小,哪怕只有一两个店铺的,信息都收集来。琳娜李也真能干,过了一周,她来见李茗沁,说信息收集得差不多了。她找到古董商会,说自己想开一家店,古董商会就给了她不少信息。从中找到两个类似蓬皮杜的名字,了解下来都没有价值。李茗沁连连称赞,琳娜李说,你这样夸我,我太开心了。

克拉克娜知道他又来阿姆斯特丹,打了几次电话给他,看布鲁塞尔有一场新的拍卖,请他看看拍卖图录。

此刻,李茗沁躺在床上看电视,想起那天与克拉克娜闲聊。他帮她看了图录,评点了几件宋代瓷器的价值,什么价位可以买下等等,正准备告辞,不料克拉克娜说了一句充满激情的话:中国是一个瓷器大国,产品畅销世界一千多年,多辉煌啊,一百多年前,突然衰退,究竟是什么原因?

李茗沁重新坐回沙发上,看着身材曼妙的女主人给自己准备茶水,觉得与她交往取得了很大进展,现在常常是她主动找自己,讨论政治话题,谈中国瓷器生产的衰弱,谈中国的现实与历史,一开口就是长篇大论。她说,我们家历来喜欢中国文化,几百年前就开始收藏中国古董,如今传到我手里,我不满足于收藏,还常常研究贵国的文明,就觉得当今的中国人忽略自己的历史,实在不应该。克拉克娜如此抒情地讲个不停,李茗沁则连连点头,时不时恭维几句,打听荷兰收藏家收藏中国文物的情况。

未来,直到她解除我们相遇的魔咒,留下一份比任何回忆都更强烈的情绪。

诗一般的山中生涯

十月十五日,云层终于开了,露出几小方蓝天。我有一股强烈的冲动想离开,随便到哪儿都可以;我想念不受拘束的自由。匆匆吃罢早餐,我前往臭水沟的东界,那是个我没去过的地方。我翻过一段很长的山岭,来到一个斜坡,坡上没有竹林或冷杉林,长满水藓和枝干虬结的杜鹃,在此行走,好像膝盖以下都埋在吸饱水的大海绵里。离开营地四小时后,我终于抵达山谷的东缘,海拔约一万一千英尺。一片浮云闲闲徜徉在南方一座山峰上,臭水沟被另一片云罩住。山谷边缘有条动物出没的小径,我找到羚牛和豺的足迹;多日前的粪便也显示熊猫曾经路过。这儿是竹林生长的上限,竹茎只有二十英寸高,东一片、西一片长在草甸上,在青草和白色常春花中间。我脚边是一道很深的溪谷,几乎垂直向下。西北方峥嵘的山岭像冰山漂浮在云海上,圆滚滚的山峰则令人联想到鲸鱼。云、天空、杜鹃树叶在阳光下闪成一片刺眼欲盲的波浪。山峰上有两只老鹰御风滑翔,在风中长鸣,它们的叫声在无限的空间中如此薄弱。我在这儿感到了解放;我想向老鹰喊出心中的讯息。

几年前,我跟几名亚诺马密(Yanamamo)印第安人一起穿过亚马孙雨林,向北方巴西与委内瑞拉边界上的内布利纳(Nehlna)高原走。数日后,地势笔直上升,林木无法生长,灌木和草甸占了优势,视野豁然开朗;我们下方是一片树海,向地平线汹涌翻腾。印第安人没来过这地方: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阴暗的森林里,最远的地平线只到围绕他们田地的树墙为止。每个人都爬到岩石上,跳上跳下,挥舞双臂,大声呼啸。我现在明白他们的心情了。我回头走下山谷,回营地去。山顶上的奇妙时刻逐渐淡去,但我从中获得了新的活力。那天晚上,我在日记中写道:“今夜我看见星星。”

摘自《最后的熊猫》[美]乔治·夏勒 著
张定绮 译 胡锦鑫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

第二天,李茗沁、林老板、克拉克娜约好去布鲁塞尔参加一场拍卖,一路上,林老板几次对克拉克娜说,这么好的机会,有李老师帮你把关,今天应该多买一点。克拉克娜说,李先生已经替我选了一些。然而,现场拍卖,克拉克娜没有买到几样,看中的大多让中国买家高价买走了。一个乾隆粉彩瓶子,很多人争夺,伯伦他们都参与了,最终只剩下两个中国

藏家与太平竞争,竞价到100万,太平摇头退出。两个中国人继续竞拍,一个是坐在前排的光头,另一个是后排的长头发,李茗沁俯身上前劝阻,说,让老外大赚了,别上来。光头说,我不竞争,让这小子捡便宜了。李茗沁说,就算你得到,也太贵了,不如放弃,成人之美,这种场合同胞血拼,最终渔翁得利。光头说,你多虑了,我可不管他是同胞还是脓包,就要这个瓶。最后光头花一万万夺得。

伯伦和几个老外冷眼斜看,说拍卖不是比谁出价高,而是看谁出价合适,买下的艺术品价格大大高于市场价,就是暴发户。

这场布鲁塞尔拍卖很快被报道了,他在林老板那儿读到报纸。有记者说拍卖行情有水分,比如布鲁塞尔一场拍卖,几位竞价者用高价打压对手,看来赢了,其实露了短。文章还引用文物专家伯伦的话说,拍卖行出现了暴发户,靠高价买东西,一件物品有自己的价位,超过这个价位,表明你不懂价,没有人跟你竞争表明不屑跟你较量。文章没有点名竞价者是谁,但刊登了多张图片,那个乾隆粉彩瓶当然被列入其中,还有李茗沁通过合适价位买到的宋龙泉香炉也被刊登出来,一边附了短文,尽是冷嘲热讽。说巴尔扎克笔下的邦斯舅舅,是个收藏家,平时不轻易出手,出手一定是捡漏,出价买货,一定值几倍以上的价格,高价买货,傻瓜也会。李茗沁怀疑,伯伦如此针对我,会不会是太平在搞鬼?所有的古董商当中,太平最了解我,知道我来淘宝,在巴塞罗那他就知道我的眼力,否则不会我选中的瓷器他都要。如今我来到阿姆斯特丹,他可能觉得我是对手,就故意给我设置障碍?否则伯伦怎么会如此敌意?

共和国记忆

李 菁

17.老元帅像个老学者

“这老人家可好,老元帅像个老学者。”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一提刘伯承,便连连赞叹。1946年冬天,时为《新华日报》记者的李普第一次采访了刘伯承。此后,他作为随军记者,在刘邓野战军工作了近两年。“他性格很鲜明的一点是很诚恳,不‘打太极拳’,谈得来就谈,谈不来就算了。”在比自己年长近30岁的司令员面前,当时20出头的李普并没感觉到有什么拘束和顾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在我眼里,他就像一个老知识分子、老前辈”。李普还记得,刘伯承显然对他这位年轻的知识分子十分感兴趣,有一次他还问李普带什么书来了,李普回答说有一套《约翰·克利斯朵夫》,刘伯承兴致勃勃地借走了。李普的观察是:“他很聪明,能在跟别人的谈话中获取营养。”

尽管刘伯承日后成了统率数十万大军的司令员,但那些部下们仍旧习惯称他为“师长”,或者“我们刘师长”。他们向李普解释:“师是老师,长是长者——在我们眼里,他就是这样一位和蔼可亲又睿智的‘师长’。大家听从他、尊敬他、爱他。”李普后来深深悟到,对于这位老前辈,再没有比“师长”更贴切的称呼。几年前曾经有人写过一个关于刘伯承的剧本,里面的台词动辄“我刘伯承”如何如何。“我说这不是我爸爸的口气,他从来不会这样说话。”刘弥群说。

在刘邓部队里,李普也充分感受到一个知识分子所得到的信任和尊重。每次李普把写好的稿子交给刘伯承审,他看罢一个字不改,直接交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也特别大气,要么不行,要么通过,他从来不改文章,刘帅也不改。”李普以前对刘伯承并不了解,了解后,他发现,刘伯承不仅对中国古典文化精通,而且对“从孙子到拿破仑和苏伏洛夫,从古代战史到中国革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苏德大战”的熟稔程度令他吃惊。有一次李普对邓小平说:“刘师长原来是知识分子!”邓小平立即以他特有的敏锐和斩钉截铁



蓬帕杜夫人的珍藏



程庸